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悼珍寶海鮮舫

一位文友傳來如下的信息：
「見證香港繁華時光的珍寶舫，如今竟然沒有棲身之地，被人拖離香港。也許是天注定，也許珍寶舫自有靈性，不甘遠去，選擇在南海沉沒，魂歸龍宮！」
收到這訊息，不能自已，沉思良久。我想起1957年還是孩童的時候，從閩南山區甫到香港不久，同居的親親有一位菲律賓僑領到香港，請我們同屋住的鄉里一起到香港仔吃海鮮。
說到香港仔海鮮，便會聯想到珍寶舫。
不管香港仔海鮮還是珍寶舫，在「鄉下仔」的小心靈都是見所未見、聞所未聞的比海鮮還要新鮮的事兒。

桌的魚蝦蟹海鮮，真是眼花繚亂，恍如一場美夢，大有不知身在何處之慨！
這一筐童年記憶，最是令人縈繞於心。今天憶起，仍然歷歷在目，清晰如昨。
到我長大後，有朋友自遠方來，特別是海外的文友，我都特地帶他們到香港仔珍寶舫吃海鮮。
記得1978年夏，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主任、著名作家葛華苓及保羅·安格爾伉儷來港，我特地帶他們去珍寶舫及鯉魚門吃海鮮，他們都對這一安排十分滿意，事後仍津津樂道。
可見，珍寶舫承載了許多人的記憶！ (上)



◆1978年夏，作者(左)與著名作家、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主任葛華苓攝於香港珍寶海鮮舫！作者供圖



姚雅音 姚珏

傳承中國心

剛剛過去的周末，我率領香港樂樂團舉行了「弦響25載」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年的專場演出。演出的壓軸我選取了王福齡作曲的《我的中國心》。這首歌曲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先由黃霑作詞，再由王福齡譜曲，1984年香港歌手張明敏在央視春晚演唱，表達了海外遊子盼望回到祖國懷抱的心情，立刻火遍大江南北。歌中唱到：「流在心裏的血，澎湃着中華的聲音，就算生在他鄉也改變不了，我的中國心。」在「七一」慶祝回歸25年重要時刻，傳承中國心顯得更為重要。
只有在異鄉生活過的遊子，才知道家鄉的溫暖，以及祖國強大的重要。《我的中國心》的作曲家王福齡1925年在上海出生成長、學習音樂，1952年移居香港，在香港創作了《不了情》、《今宵多珍重》等很多經典歌曲，作品有中國風、情義濃的色彩，可謂樂由心生。和他相似的是，我也是在上海出生、學習音樂，之後到美國求學，再來到香港定居，中國心一直也是我音樂之路的底氣和源泉。
1997年，我有幸參加了在紅磡體育館舉行的香港回歸祖國慶祝演出，記得當時我小提琴獨奏的曲子是中國曲子《夏夜》，這首曲子表達的就是懷念故鄉的感情，恰如其分地表現了離開祖國懷抱近百年的香港回歸一刻的心情。當時心中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歷史榮耀感，一生難忘。
香港回歸祖國25年，也是我人生、事業發展成熟的25年。可喜的是，今年7月1日，我又將參加在紅磡體育館舉行的慶祝回歸25年大型文藝演出。與25年前我第一次在紅磡登台相比，今年的演出，我不再只是

個人獨奏，而是會帶領4個香港青年樂手一起表演，這就是傳承，通過我在香港25年的奮鬥，我可以把我的音樂傳承給下一代，我覺得很開心。而且時隔25年，再次回到紅磡參與慶祝回歸25周年的晚會，和青年樂手一同為回歸演出喝彩，我感覺也能讓香港的青年朋友分享傳承中國心的自豪和喜悅，對我來說意義重大。當然這次的演出會與時俱進，具備時代特色，選曲既有古典也有流行，也會與多年合作的香港流行歌手朋友，通過視頻共同合作，這也是當下現代化的高科技合作。我覺得在疫情下，藝術表現仍然可以通過高科技元素來實現，我們希望帶給觀眾更加新鮮的感覺，請大家拭目以待。
音樂往往能讓情感直抵人心，所以我一直有一個設想，希望通過中國民歌的教育，讓孩子們更加了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，了解傳統價值的真善美。因此這段時間我受邀參加一系列慶祝回歸25周年的演出，也選取一些有特色的中國民歌改編的小提琴曲和中國樂曲。比如參加蘇浙滬牽頭的全港同鄉社團慶祝回歸25周年文藝巡迴啟禮禮，我演奏了《慶豐收》，表現回歸25年「一國兩制」取得的豐碩成果。參加香港友好協進會舉辦的「慶回歸賀會慶」音樂晚會，我表演的是《金色的爐台》，表現的是鋼鐵工人的愛國情懷和堅定信心，這也寄託了大家對背靠祖國的香港明天會更好的期待。
文化是每個人的根，傳承中國心也是抓住了我們的根，我很希望通過音樂，能夠讓我們年輕一代更多了解我們的根。只有保持我們的根，才能在上面開出鮮豔的花朵，才能真正融合中西，洋為中用，在世界上更好地講好我們中國的故事。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真人騷呈現藝人人品

傳媒朋友表示，經常撰文寫娛樂新聞總有一種「乏善可陳」的感覺，縱使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新聞卻都在那「框框」之內，相反對部分傳媒及觀眾而言，依然將娛樂新聞焦點，按他們的主觀看法，說得「天花亂墜」，樂此不疲。
「曾幾何時有人認為參演電視綜藝節目，是『拉低』藝人名氣檔次的安排，然而現在時移世易，藝人必須懂得識時務者為俊傑，若不受到火紅的綜藝節目邀請演出，那位演藝人就『紅極有限』了!現代的人，就是此心態。」
有參與過綜藝節目的藝人用頗有體會的口吻說：「真人騷其實是很能呈現藝人品人的，因為就算有台本(劇本)，也不可能照顧周全，在一些細節地方很容易暴露出難移的本性，而在節目播出之後，一切的一切，又會像被洗了牌一樣，演藝人最期待是人氣與演出的作品好評如潮『齊飛』，但觀眾千千萬，也有着他們千千萬的不同想法及思維；有藝人演出某節目時，被人罵道：『她的臉皮是城牆築成的嗎?』此傷人語言可免則免啦!演藝人也是尋常百姓的一員，工作的職場只是『特殊』一點，可是承受的壓力亦比較多，很多時面對得失或後果也只能『打掉牙往肚裏吞』，有人說演藝人如果有想說的，有傳媒報道作為情緒宣洩的渠道之一，其他職場的人多是將情緒『屈』在心裏，不過如果總活在別人的說話當中，就是給自己找更多的不痛快!不要說是觀眾，藝人本身的心思亦有難以捉摸的時候呢!」
亦有演藝人坦言在綜藝節目組向她拋出「橄欖枝」之前，她眼中只有自己才藝領域的視角，估不到當她沿着橄欖枝向上爬時，看到的是另一束光，跟不同性格的演藝人相聚相處，自然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，故此藝人也要在閱歷裏學習，她完全認同「學海無涯」這句說話，每次的學習都要視自己為「新人」，將一點一滴所學的才藝儲存起來：「不是說，機會是給予有準備的人嗎?」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香港人的故事

最近慶祝回歸祖國25年，各界都準備不同的活動及不同的節目。由陳寶華總編劇、李國立監製的《獅子山下的故事》也亮相了，而且是在香港開電視中播出，那感覺是積極和投入的，起碼這電視台也有大家熟悉的東西緊貼生活，此劇把這個電視台和觀眾的關係拉近了；此外還有部《黑金風暴》也有同樣的感覺。
在《獅子山下的故事》中，有好幾位演員是我熟悉的，包括謝君豪、譚耀文、樊奕敏等，都與我有過不少互動。特別偏心謝君豪，因為他初出道時有點張國榮的味道，加上他曾在舞台劇上有超卓的成績，對他是特別喜歡。過去幾年，他在新光戲院演過不少李居明大師支持的舞台劇，跟他又拉近了一些，因為那些日子我也參與其中，安排不同的宣傳事宜。儘管是工作上的互動，也覺得他的工作態度認真積極，且難得的是如此頂級的表演藝術家還是那麼友善那麼有禮，替他工作是很自在的。今番他參與《獅子山下的故事》演出，與樊奕敏是一對，如此配搭很新鮮，予人眼前一

亮!
看此劇演出名單，有香港的、有內地的、有澳門的。除以上所說的還有翁虹也是很早便交往的藝人。這些年她穿梭內地與香港，現今更在深圳居住，方便工作。她很記得我們幾個朋友，打從她參加選美之後，彼此便認識，逢年過節她便會送些小禮物過來，挺有心的。今番她參與李國立和陳寶華的《獅子山下的故事》，真的像回到了香港獅子山下這地方，感覺很親切。
這個劇中我特別留意那首主題曲，片頭是黎明演唱，片尾是孫楠用廣東話唱出。個人特別喜愛孫楠的不同演繹！當然一定不會忘記我的老朋友羅文，他是《獅子山下》的原唱。一首香港經典的歌，永遠懷念他每次的演唱!



◆《獅子山下的故事》部分主要演員開心合照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扶雲

歌唱的不都是鳥

有一些生命放在鳥籠內，也會嗚叫，而且異乎尋常。牠們在鳥籠內「呱呱呱」不停地唱，類似高拔、抒情的美聲唱法。牠們恍若和什麼較勁似的，吸氣的間歇都省略了，真像農民趕大集，吵吵嚷嚷，風風火火，着實少了慢生活的閒情。
鳥籠裏的這些生命被囚禁還不算，還要被蒙上布幔，不懂的人就可能錯認為鳥籠內歌唱的是鳥。只有當某位聰明大膽的人兒，揭開籠上的遮掩時，人們才會發現：歌唱的不是鳥，是會唱歌的老鼠，也有可能是滑稽醜陋的青蛙。
日本大阪大學教授八木健，培育了100多隻會唱歌的老鼠，叫聲像小鳥般婉轉可愛。大家知道，普通老鼠在緊張時才會發出「吱吱」的叫聲，情緒平穩時發出的聲音都是人類聽不到的超聲波。而會唱歌老鼠的鳴叫聲人耳能夠聽到，源於這些老鼠經過科學的基因組配，喉嚨被變細了，於是老鼠發出美妙的聲音遂成現實。
「唱歌老鼠」在籠中歌唱，屬於科學新突破；而青蛙被囚於籠中，則屬於混淆視聽，是僅僅「好笑」就能概括了的嗎？難道青蛙自己本身就是滑稽醜陋的嗎？不是，絕對不是。青蛙的這種命運，不少時候並不是牠自己的本願，而是一些人的蓄意炒作。是製造、操控這種迷局的人所玩的把戲。
當很多人見到囚禁於籠子裏歌唱的不是奇異的鳥兒，而是青蛙，最終明白了真相——這是某些動物在冒充鳥兒，因為牠們沒有濫竽充數的外形，就被故意蒙上了布幔。於是，不少人開始痛恨青蛙禁不住誘惑，沒有真本事卻愛附庸風雅，甚至說青蛙走錯了路。
可世上的青蛙有很多種，牠們有可能是在命運的某一個節點，不由自主地進入了某一個空間，進來了當然就要歌唱，有時是出於生命的本能，有時純粹是為炫耀聲音上的強勢。但青蛙離開了屬於自己的家園，在異化

的空間生存，牠內心就沒有一點兒失落嗎？細想下去，青蛙離開了水窪，離開了大地，牠真的能持續快樂起來嗎？
歌唱的不一定都是鳥，也有會唱歌的老鼠、水中的青蛙，還有吃露水的蟬等等，世界就是這麼複雜。說實在的，籠子裏的青蛙，也充滿了躁與火，後來甚至演變成怨與愁，牠本來對池塘懷有深深眷戀，那種叫聲是天然野趣，而今天牠卻被養於鳥籠中，讓人只聞其聲，難睹其容，還缺少了真實的陽光照耀。
人一旦蒙上臉，和蒙着布幔放在鳥籠內的青蛙一樣，很多人認不清牠或是什麼樣人，用一句通俗的話說：不知他(她)是什麼鳥樣兒。那麼，這種迷局最終由誰打開，而拎着裝有青蛙鳥籠的蒙頭女孩——她的面紗又由誰去揭開……
想想去，蒙頭女孩雖遮住了容顏，但誰不曉得眼前的女子佳人風姿綽約；而女子佳人的纖纖玉指，勾住的不會是凡俗鳥雀……我想，面對生活中的所謂「行為藝術」，只有當人們不慕奇技怪，才能靜靜聆聽來自池塘水窪青蛙的叫聲。我又常常想，生存於城市的人，又何嘗不是一隻離開池塘的青蛙，也許現在就被養在鳥籠之中。但是，只要池塘還在，人嚮往自然的心就不應泯滅。
在玻利維亞安羅羅國家公園內，可供觀賞的鳥類多達200餘種。我曾跟隨當地一位導遊去聽鳥鳴。「哎呀，怎麼連一隻鳥兒的蹤影也沒有呢？」他神秘地說：「待會兒，我會給你一個大大的驚喜！」來到一個小丘，他讓我找塊岩石坐下。然後，他仰着臉，嚦着嘴，一串串清脆的鳥鳴，就從他嘴裏溜出來，那麼逼真，又那麼清晰。我有點兒生氣：「你這是幹什麼呀？」他說：「歌唱的不都是鳥，還有人啊！我能模仿多種鳥兒的鳴叫聲，鳥兒聽到了，誤以為是友伴在呼喚牠們呢！耐心等，我上幾分鐘，你也許就能看到群鳥漫天飛舞的美姿了！」
可是，在長達幾個小時的徒步遊覽裏，在

樹木鬱鬱的叢林中，我只看到稀稀拉拉的幾隻鳥飛來飛去。我深深懂得——那些有尊嚴的鳥兒，不會一次次聽從人胡亂指揮的。鳥兒身處大自然，有自己神聖的工作和相對隱秘的生活。這位導遊每天卻用虛假的信號，恣意製造群鳥聚集的景象，那上當受騙的鳥兒一旦發現這是鬧劇，心該有多麼抑鬱啊！人們普遍有這樣的自私心理，擁有屬於自己的歌唱者就身心滿足。但是，一鳥在手怎如群鳥自由自在——飛翔於林呢？你也許聽過這個故事，一隻夜鶯不小心被一隻老鷹抓到了。夜鶯眼看性命不保，便試圖說服老鷹。夜鶯對老鷹說：「我的身體太小了，根本無法讓你填飽肚子，你還不如放了我，我會引來更大的鳥。」可老鷹卻回答說：「要是我為了能抓到一隻更大的鳥，而放了你這隻手中的小鳥，我才傻呢！」不少人就像老鷹一樣，充滿了實用主義傾向，結果天空中的鳥兒愈來愈多，抓不到鳥兒就用其它動物代替，最後出現了「歌唱的不都是鳥」的現象。
我們應理解生命歌唱的自由，有些鳥在鳥籠裏絕食而死，牠的腹部向下，脊背對着高遠的天空，至死——鳥的靈魂都在尋找飛翔的路。懂得一隻鳥的抗議，就能明白其它動物歌唱時內心的複雜程度。鳥向雲中飛，靜靜看牠的身影從窗口掠過，這才是人與動物心靈同時歌唱的樣子。聆聽歌唱需要心靜，這是對自然生靈最起碼的尊重。接近鳥或其它會歌唱的動物，更要懂牠們的心靈，懂得珍惜並保護牠們。
我的朋友陳華清說，廣東新會天馬村有一個「雀墩」，是一棵長於明末清初獨木成林的水榕樹。「雀墩」上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鳥兒，以鷺鳥為多。70多年前，作家巴金來「雀墩」觀鳥，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名篇《鳥的天堂》。這棵水榕樹茂密如蓋，萬千條長長的氣根垂掛下來，像褐色的簾子。榕樹上空、樹中、樹下，滿滿都是鳥。當地人愛鳥如命，結果鳥不怕人，遊人置身其中，就像觀看神話中長了翅膀的天使似的。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清潔用品大檢閱

因為一個疫情，除了人人變得講究清潔，大家也多了時間在家，因此研究了不少清潔用品的好壞。
朋友A分享伸展式靜電雞毛掃，可以不用擔梯就掃到冷氣機上面的積塵。
朋友B介紹專抹水漬的魚鱗布及鑽石紋日本海綿，可以不留水痕及清除水龍頭上的水漬，非常便宜但功效神奇。
近年天然材料當道，我去一趟連鎖雜貨店，也看到不少驚喜。眾所周知，梳打粉是萬能清潔劑，用來放雪櫃除臭、浸泡污糟衣物、通渠、洗浴簾……功能幾近數之不盡。但原來除了大包裝的梳打粉，現在還有人加入精油的梳打粉。我一見到便買下了，加了茶樹油的梳打粉更香，於是我也每天讓吸塵機吸少少茶樹梳打粉。現在吸塵機的摩打也沒有異味，實在太方便。
當然，最大的功用還是混着洗

衣粉一起放入機裏洗，茶樹有殺菌成分，真是十分聰明的設計。其實自己也可以製作，只要有茶樹粉及梳打粉便可以，但畢竟這樣買回來就可以用，實在太得人心了。
精油愈來愈多人認識，產品也愈來愈多。有地板清潔液用薄荷，又清新又驅蟲。清潔廚房及廁所的會加檸檬精油，又易去漬，又有天然香味。
有些衣物清新劑都會加入尤加利及薰衣草，我閒時也會用來噴鞋的裏面，那麼鞋櫃便不會有異味了。成分天然叫我們這些家長安心，無論是地氈、布梳化、穿了幾次的襪子，我也噴一下。
在日本的雜貨店還找到不同的小清潔工具，例如微型刷，可以刷窗的窗軌，或廁所板的夾縫。又找到小塊的海綿，可以塞到去水位位置，阻隔頭髮或小異物沖下去。
小小的工具，卻有莫大的用處！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鵝醋鉢

這幾日天氣過分暑熱，便想起一處消暑之地。
疫情前，碰到休假，總會抽空去新豐雲巒山逛一逛。新豐緊鄰廣州從化，是粵北地區最靠近珠江三角洲的縣。新豐的雲巒山，風景秀美。天熱時，溯溪而下，山林清幽，水聲清脆，偶有穿林風拂面，愜意的清涼從耳梢瞬間擴散全身，消暑去燥。天寒時，漫山色彩斑斕，尤其是樹身高大扎堆生長的三角楓，枝幹蒼勁，葉片透紅，染得山腰璀璨奪目，秋意十足。山下還散落著多處溫泉，農家臘酒肥雞大鵝也頗具特色，尤其是一道鵝醋鉢，想起來便即刻滿口生津。
做好鵝醋鉢，關鍵在鵝醋醬的烹製。我專門在後廚看過，做法很是特別。選用當地農家養的肥鵝，褪毛開膛去內臟，收拾乾淨直接上鍋蒸。宰殺時的鵝血，倒入調製好的醋醃，放在瓦鉢裏用小火慢燉，一邊燉一邊攪，不使其焦糊，亦不能結塊，待鵝醋醬呈暗紅色，用筷子挑起時成線狀下溜時，就可以加入適量鹽或白糖，拌勻後收火。清蒸的肥鵝白切上桌，佐一鉢鵝醋醬，鵝肉軟爛，蘸醬甜酸開胃，每一口都醇厚醇香。我讀

醬料調得精妙，看似單腥粗陋，卻被秘製的酸醬，調和得厚綿綿密。主廚的師傅謙虛再三，只推說是新豐水好養的鵝好。
新豐的水確實好，全縣500多條河，水質常年保持在國家II類以上，作為飲用水源達標率100%。在新豐採訪，聽說我是香港來的記者，不管是官員還是普通民眾，都會自豪地對我說一句：「你們香港人喝的3杯中水，有一杯就來自於我們新豐江。」此言不虛。東江最大的支流新豐江，發源與新豐雲巒山，一路逶迤跌宕，匯入港人熟知的河源萬綠湖(也叫新豐江水庫)，再經由東深供水工程，梯級輸送到香港千家萬戶的水喉裏。水利部門的測算也顯示，萬綠湖43%的水來自新豐。港人3杯水，一杯新豐牌，實至名歸。新豐人還有半句嚦下去未說的話，是我以前在採訪中多次無意間聽到的——「很可惜，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，新豐人為保這一江淨水付出的努力。」
第一次當面對我說這句話的老陳，退休前是新豐縣最大一間造紙廠的廠長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，造紙業產值高收益好，老陳任職的造紙廠，連年獲評「全省納稅先進單位」，也是新豐縣納

稅重點企業。彼時，縣城普通職工平均月薪不過400元，老陳的月薪則超過了2,000元。造紙業發展勢頭強勁的同時，也給當地環境保護造成壓力。為了守住一江淨水，環保部門要求距離新豐江2公里以內的造紙廠全部關閉。就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前夕，老陳和全廠180名工人，分流到了縣裏大大小小的其他企業，令人艷羨的高薪職業生涯，戛然而止。「有些老工人到退休了，提起這件事還是不理解。」時隔多年，老陳仍頗為感慨。
其實，不止造紙產業，污染排放量不達標的工業產業再賺錢，在新豐都難立足。也正是如此，儘管毗鄰富庶的珠三角，新豐迄今還是經濟不甚發達的農業縣。不過，前人犧牲，後人受益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良好的生態環境，也正在成為當地生態富民立縣最大優勢。在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、全國生態示範區建設試點縣、廣東省林業重點縣等生態品牌的加持下，新豐的旅遊業、現代精細農業、綠色食品產業等，開始呈現出不俗的表現。就連我念念不忘的鵝醋鉢，也入選了新豐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成為招攬遊客的一塊美食招牌。